

程蔚东剧作选

10

孤
島

浙江文艺出版社

程蔚东剧作选

10

孤
島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程蔚东，安徽绩溪人，1953年9月1日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1969年杭州五中毕业后下乡，1979年调入浙江电视台，先后供职记者、编辑、编剧岗位。1989年至1994年任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室主任，1995年至1998年任浙江教育电视台台长，1998年至2001年任浙江广播电视厅副厅长，2002年至2004年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2005年至今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辑。兼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视协主席、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省记协副主席、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院长。

具有一级编剧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浙江省十届人大代表。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三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奖。个人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全国电视艺术突出贡献奖、全国首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及浙江省首届鲁迅艺术奖突出成就奖。

程蔚东剧作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中国神火

中国商人

中国空姐

喜蚕·秋收·残冬 你为谁辩护

古塔风铃 金色夜叉

藏女人家 大爆炸 戴安娜将军 库房里的太阳 古桥遗风 浪漫黄昏

子夜

一江春水向东流

玉卿嫂

孤岛



作者肖像

主要人物表

- 钱 芸 出身大矿主家庭,留英归来的女翻译家,曾被吕梁狂热追求。父亲被日寇气死后漂泊上海,深爱许墨书,潜心做她的女翻译家。
- 许墨书 留日归来的古人类学家,曾为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抗战时期为华东文物保护委员会会长。与钱芸相爱,也曾和乡下水莲阿妹同居。1949年被人残杀。
- 子 君 国民党将领的女儿,爱丽丝咖啡馆经理,抗战时期的地下抗日组织负责人,钱芸的中学同学。1949年后下落不明。
- 秋 泓 钱芸在北大时的同学,靠遗产过日子,爱问“情何以堪”,与吕梁恋到最后,在参加示威游行中遭枪杀。
- 吕 梁 东北热血青年,流落到上海后参加锄奸队抗日,后到抗日演艺队。投奔延安后又潜回上海参加地下党工作,牺牲在上海街口。
- 尹鸿荪 古玩公司老板,也做过接收大员。混迹于十里洋场,身份多变,面貌也多变。纠缠于子君子兰两姐妹,后被杀死。
- 艾 灵 中英混血儿,父母被日机炸死后以赌棋为生,遭遇神秘人物孔先生,后在日军慰安所里与孔先生双双自杀。
- 肖秘书 具有秘密身份的小文化官,一直跟随许墨书,后为国民党政府情报官员,1949年竟然又与许墨书刀剑相向,最终追悔莫及,流亡海外。
- 水莲阿妹 对许墨书情有独钟的寡妇,她死去的丈夫是墨书的远房表哥,最后选择了上吊。
- 孔先生 真名八住文博,日本间谍。一心寻找让哥哥自杀的围棋高手,最后也反对战争,饮弹自裁。
- 庄先生 把钱和钱芸当心肝宝贝,在战乱社会里,一会儿胆壮如牛,一会儿

胆小如鼠,居然发了财,对钱芸自始至终疼爱有加。

林 间 著名戏曲演员的妻子,头脑清爽,好为人师,但无力左右钱芸,是“七仙女”中的大姐。

子 兰 子君的妹妹,咖啡馆钢琴师,真性情却有点糊涂的女子,后死于非命。

关大龙 从农村进入上海的青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杂耍者,为了生存也为了国家进入锄奸队,有英勇表现,后遭捕杀。

徐晓虹 充满正义感的热血女子,后从延安返回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者。

钱儒成 钱芸父亲,有点老脑筋,一心想为女儿婚事操心。作为东北三省钱氏煤业大矿主,因抵制日本人霸占实业,活活气绝。

关夫人 关大龙妻子,路头杂耍中常扮夫人角色,为生活所累也为战乱所逼的贫苦女子,后几乎精神失常。

干先生 钱芸的邻居,上海小市民。

井 上 伪上海和南京政府文化顾问,日本文化特务头目。

老 张 林间的丈夫,著名戏曲演员,日占时期拒绝出演,自以为识时务者。

高队长 抗日锄奸队队长,后牺牲。

小 王 咖啡馆侍者,锄奸队成员。

房东老头 替庄先生守着房产,热心且有一副大喉咙,是从庄先生老家来的大伯。

胡镇长 一心想占有水莲阿妹却丧了命的小镇人物。

李老师 镇小老师,后接替胡镇长任职。

吉 田 特务流氓组织兴亚会会长。

香竹宫 日本皇亲,所谓“东方史馆”(实为掠夺东方文物)的监事,战乱时期搜刮中国国宝的财团代表。

老 裴 许墨书沉默寡言的司机警卫。

另有日本特务村树、国民党军官翟副官、钱母、锄奸队队员、咖啡馆侍者、钱家三位姨太太、马管家、管家方伯和老妈子、特务小高、帮佣俞妈等。

楔子

一片黑暗中的城市,渐渐地亮了起来,能见到这个大都市的轮廓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东方大都市上海,远远看过去朦朦胧胧的。黄浦江切开了浦东浦西缓缓向东流去,浓浓的水雾却飘了过来,渐渐地淡了,一直淡淡地移过石库门的门窗和阳台,移过斑驳陆离的墙体。

——移过坐在轮椅上的老女人。

——移过这个老女人的一双手。

老女人抱着老掉牙的留声唱机。

一张白发苍苍的老女人的脸,尽管苍老但眉清目秀。神色虽然沉重,目光也有些呆滞,却并不游离恍惚,甚至还显得颇为坚定。

她对面的墙上挂着几十个小布娃娃。

她就是本剧的女主人公钱芸,故事展开以后,她主要是以青年形象出现。现在,她的目光所及之处,是马路对面的稀疏人流中一个忽隐忽现、如梦似幻的中年男人的背影。

中年男人停住了脚步慢慢转过身来。

这是老女人幻觉中的旧时的许墨书。

老女人慢慢地摇起了留声机的摇臂。

旧时的许墨书走近来,走到她面前。

钱芸苍老的声音:“许——先——生。”

许墨书天外纶音似的声音:“贺——然——打——扰。”

蓦地,幻觉中的许墨书很快隐去。

钱芸苍老的画外音悠悠而来颤颤而去:“墨书啊,四十多年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样来写下我们曾经有过的岁月。我知道,我们曾经是那样热烈地

相爱,那样毫无所求地真正地相爱。我当然明白了,爱一个人,是该对这个人有所奉献的。但生活中的好多事情,到了后来才明白就晚了。我明白了我们生活的根基,明白了人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应该有的社会角色,明白了我们能做什么、能去做到什么,明白了一个人只能生活在一个时代,明白了……唉,有多少的明白啊,生活就这样铸成了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的天地相隔难舍难分,我们的一生一世……”

唱针落到唱片上。

音乐轰然而起。

滚滚的人流,一层层地褪色而去。好像是21世纪,好像是20世纪90年代,是80年代,是60年代,是50年代,是40年代,40年代初或30年代末……

是的,镜头来到了上海的孤岛时期。

片名:孤岛

第一集

1. 上海的夜晚

日占时期的上海租界却有着异常的五彩缤纷。

摩肩接踵的行人。闪烁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汽车和电车。

街上有三五成群的日本女人走过,不知她们叽叽喳喳说些什么。不过说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穿着漂亮的和服,以日本女人特有的碎步从街上走过,好让观众知道是什么年代。

她们轻轻的笑声,飘落在沦陷时期的上海的夜空。

人流中,黄包车载着目光流盼的秋泓一路跑来。

看见了,法租界爱丽丝咖啡馆的霓虹灯在闪……

2. 欧式风格的爱丽丝咖啡馆内

晚上。音乐回旋,搅和着昏黄的灯光,或浓或淡地化成气体的卷烟,琥珀色的酒和一些莫名的面庞。

放眼望去,顾客中的洋人比国人要多得多。

漂亮的子兰弹着钢琴,轻音乐似行云流水。

子君、艾灵、林间和徐晓虹坐在一起听音乐、喝咖啡。

一曲终了。子兰轻松地在琴台上放下双手,神情还在音乐中。

子君、艾灵、林间、徐晓虹以及在座的顾客报以掌声。

子君把眼光从钢琴处移过来,移过一些桌席间的煞有介事的面孔,看向有几排彩色玻璃镶嵌的门口。

秋泓从外面跑进来,冒冒失失的样子,一边喘着气儿,一边用手压着颤动着的胸脯:“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

子君朝她身后看看：“人呢？”

林间：“怎么没把钱芸带来？”

秋泓一屁股坐下：“火车在秦皇岛被日军截住了。”

艾灵：“为什么？”

秋泓：“鬼知道。”

徐晓虹：“今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她算挑了个好日子出远门。”

3. 东北秦皇岛郊外

东北的寒夜。白茫茫的大地蒙着一层幽幽的蓝光。

停在荒野的列车像一匹疲惫的老马，吐着热气腾腾的白雾。

从车头向车后望去，长长的列车两旁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军。

4. 车厢内

昏黄的灯光照着无数昏黄的面孔。

外面传来砰砰两声枪响，接着响起机关枪的声音。

一个漂亮的看上去书卷气很浓的女子坐在窗口，她就是年轻时的钱芸。留英的经历使她的化妆看上去与一般女孩儿不太一样，大概在当时算是绝对时尚了。听到外面的枪声，她从窗户里探出头来。

日军士兵用枪托击了她一下，用日语大声叫嚷：“不许探出身子！不许开窗！坐下不许动！”

挨了枪托的钱芸抚住肩头朝日军士兵怒目而视。

日军士兵命令：“把窗关上！”

钱芸别过头，不去理他。

日军士兵的声音更大了：“把窗关上！听到没有？”

钱芸还是不理他。

日军士兵恼羞成怒，举起枪托要砸过去：“他妈的！你想死吗？”

坐在过道另一边的男人许墨书这时突然开了口，竟然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别这么粗鲁，她听不懂你的话。”

日军士兵回过头来，看着这位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却会说一口标准口语的中国男人：“你会说日语？很好！请你告诉她，我命令她把窗户放下来。”

墨书把目光投向钱芸：“小姐，他要你把窗户放下来。”

钱芸：“窗户不是我开的，凭什么要我关？”

墨书把钱芸的话翻译给日军士兵：“这位小姐说窗户不是她开的，所以她不愿意关。”

日军士兵火了，拉动枪栓：“不关我打死她！”

墨书急忙起身：“慢着！没必要发这么大火。这位小姐文绉绉的，没什么力气。”

车厢里的女乘客几乎在同时吓得尖叫起来。

墨书走到钱芸那边，轻轻稳稳地：“没事，我来。”

他使了点劲，才把不大好关的窗户放下来。

墨书转过身来朝日军士兵笑笑：“好了，没事了。”

日军士兵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多少有点回应的神情，转身离去。

钱芸瞥了墨书一眼，没什么好感：“多管闲事！”

正欲回座的墨书又回过身来，淡淡一笑：“若不是我多管闲事，你现在是死是活，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钱芸：“你愿意做日本人的传声筒，不如干脆去当翻译官，做汉奸得了！”

墨书闻言，铁青着脸，指着她作狮吼：“我做汉奸，好好，我做汉奸，做不齿于人类的汉奸……你做什么？难道像你这样就算英雄好汉了吗？告诉你，我要是做汉奸，先把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给枪毙了！”

钱芸被他的气势吓坏了，怔怔地看着他。

钱芸的目光其实还有点儿钦佩。

墨书的总算克制着的怒容。

墨书的目光其实也有点儿欣赏。

钱芸收回了自己的目光，窗外的雪光勾勒出她美丽的面庞。

墨书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这一层意思在他的目光里有明显的流露。他耸了耸衣领，不再直视钱芸，又去望着窗外。

老年钱芸的声音缓缓地飘来：这个男人就是许墨书，我第一次遇到他，就是在那个雪夜里。从他的衣着上看得出来，他曾经有过好日子，现在已经穷困潦倒了。他的满脸胡须，让我以为他的年龄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我没有想到后来会在上海遇见他，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会和他发生那么多的故事。

钱芸老年以后的这种叙述的声音，一直要伴随到这个故事的结束。听起

来有点感伤,也有点沉重,不过一直有着明晰的意义。当然,也有着一个知识女性到了老年以后,声音中的特有的磁性。这种磁性,是岁月所赋予的,也是命运的馈赠。

5. 列车外的景象

寒夜风起。雪花飞舞。

几节闷罐子车厢的门被日军士兵哗啦啦拉开。

一双双穿着军靴的脚从车厢跳下,落到雪地上。

被日军俘获的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和外交人员被押走。

俘虏中有一张年轻的中国人面孔,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高级职员,后来有人叫他肖秘书。

6. 列车内

窗前的许墨书看到了这一切,神色凝重,目光落入失望。他看到了肖秘书回过头来寻看着什么的脸,他甚至感觉到肖秘书的目光和自己的目光在空中有了对接。他也看到了从肖秘书身上滑落的书本。突然,他站起来,冲向车门。

旅客们都有点讶异。

钱芸也看着墨书的背影,悄悄站起。

7. 列车外

雪花纷飞。

被带走的队伍成一条扭动的黑线了,离车站远了……

茫茫雪,茫茫天。

8. 列车车门口

墨书与站着的日本兵说着日语:“车上闲着无聊,那边路旁有人家扔掉的书,让我去捡回来翻翻吧。”

这个日本兵就是刚才看到许墨书帮助关窗的年轻人,他轻声吐一句:“马上回来。”

许墨书跃下火车。

9. 列车内

从窗口望过去,墨书捡起了那本肖秘书遗下的书。他转身就赶回火车。

车窗上贴着钱芸不无担忧的脸。

钱芸转过脸来,看着许墨书走进车厢,走到座位旁,又坐下了。

墨书平静了一下,然后翻开了书,察看着什么。

能见到书皮上的字:脊椎动物的历程。

墨书又合上了这本书,显然有点焦虑,是书里的内容使他油然而生一种民族的情怀,还是扔书的肖秘书的命运难测呢?

不明所以的钱芸,也有一种不明所以的神情。

10. 北方大地

还是东北的寒夜。

还是白茫茫的大地蒙着一层幽幽的蓝光。

列车却如爬行的长蛇,在雪地里盘延而去。

11. 上海租界夜总会

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透过高脚酒杯的撞击声和香烟的浓雾可以看见舞台上的十几条大腿在整齐划一地甩来甩去,闪耀着目不暇接的魅惑。

音乐,也在一味地击打着醉生梦死。

衣着光鲜的尹鸿荪欣赏着台上的表演,边上坐着一些富家小姐。

走来一位襄理模样的男人,咬着尹鸿荪的耳朵说了些什么。

尹鸿荪若有所思,少顷,与身边的女人递一个笑……

台上的十几条大腿还在乱舞……

12. 爱丽丝咖啡馆

秋泓把钱芸推到子君、林间、艾灵、子兰和徐晓虹面前:“我隆重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北大同学、子君的中学校友、文学翻译家钱芸。”

徐晓虹高兴地:“欢迎我们的翻译家!”

大家鼓起掌来。

钱芸向大家鞠了一个躬：“认识大家很高兴，请多关照。”

青年时代的钱芸有一头随势而为的乌发，一弯明晰的黑眉，眼睛要么在默默说话，要么专注于她的注意。

秋泓把林间、艾灵和徐晓虹一一介绍给钱芸：“这是我们的大姐林间，知书达理，就是现在总是为歇业的著名戏曲艺术家解决各个方面的生活问题，嘿嘿，对不起了林姐，不恭不恭……这是艾灵，围棋高手，她身上中国和英国血统各占一半……这是徐晓虹，一个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热血沸腾的人……钱芸，认出来了吧，这是你中学的同学子君，别以为是你女中时的皮丫头了，她现在是这个有趣的地方——爱丽丝咖啡馆的老板……哦，那位弹钢琴的就是她妹妹子兰。”

秋泓介绍间，女人们不时地漾起一阵哄笑，钱芸也与她们一一打过招呼，说到子兰时，子兰做了个很夸张的弹琴姿势，以示回应。

子君稳稳地：“都坐吧。”

几个人围着一张长条桌坐下来。

林间三十多岁，是她们中间年纪最长的：“先是看到了钱小姐的翻译大作，清新淡雅，读了让人舒舒服服的。我的好朋友在做译文社的编审，我是第一个看到《云间迷梦》的。秋泓可帮了译文社的大忙了，把你邀请来上海，搞促销活动，也让我们见到了北大的才女，真的很高兴。”

秋泓：“要不是我连发三封电报，她还不肯来呢。”

钱芸：“兵荒马乱的，从沈阳到上海，实在有点不方便，中途还耽搁了一整天。”

子君：“安顿好了吗？”

秋泓：“和我一起住。”

徐晓虹：“以前来过上海没有？”

钱芸：“家父本是黄浦轮船公司的大股东，我在上海念小学和初中，喏，和程子君同桌过。后来家父在东北买了几家煤矿，才搬到沈阳住。”

艾灵：“那你会讲上海话了？”

钱芸：“会。”

子君：“你翻译的大作《云间迷梦》，秋泓送大家人手一册，读了获益匪浅。”

钱芸不好意思地：“过奖了。”

子兰走了过来：“我没有读过，什么迷梦，让我也做做梦。”

子君：“这才是长不大的皮丫头呢，去做你的梦。”

子兰歪歪嘴，大家笑。

林间：“大家把书带来了，让你签名。”

钱芸：“不胜荣幸。”

说完拿出钢笔。

林间递过书去。

13. 上海街上

日军宪兵队的两辆边三轮摩托车飞驰而过。

也有隐约的警笛声。

14. 爱丽丝咖啡馆内

钱芸签完最后一本书：“请大家不吝赐教。”

林间：“钱芸这次到上海来签名售书，到时美女翻译家就会在上海乃至全国一举成名。”

秋泓：“书里的男女主人公谈情说爱，催人泪下，可据我知道，除了在英国以外，我们的翻译家根本没有谈过恋爱。”

钱芸：“在英国也没有。”

子君：“翻译作品和创作是两回事。”

秋泓：“没有经验体会，肯定会影响译作的水平。”

钱芸微微一笑：“翻译家翻译文学作品，当然需要生活经验，经验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别人的。难道秃子就不能成为手艺高超的理发师吗？”

艾灵：“这话说得有趣。”

子君的目光也流露出肯定。

徐晓虹：“翻译家说话就是有水平。”

林间：“生活和艺术不是一回事。”

秋泓向钱芸做个怪相。

15. 爱丽丝咖啡馆门外

墨书裹着皱巴巴的毛料大衣和打得过分松散的绞成绳子似的领带，推门进去。

门厅的灯光闪烁。

16. 爱丽丝咖啡馆内

秋泓：“来，为《云间迷梦》干杯！”

大家响应着举起杯子，响起一阵碰杯声和欢呼声。

墨书在角落里落座。

钱芸不经意间突然看见了墨书，发现他就是在东北列车里见过的那个男人。

墨书独斟独饮，看着一大叠报纸，没有注意坐在不远处的钱芸。

就在这时，几名宪兵闯进来。

在座的顾客一个个噤若寒蝉。

宪兵们在咖啡馆里巡查一遍，目光在每位顾客面孔上扫过。

为首的宪兵小队来到钱芸她们的桌子边，鹰隼视地盯了每人一眼，目光扫过放在桌上的小说。

小队长：“为什么集会？”

大家面面相觑，听不懂他的话。

小队长加重语气：“谁是召集人？”

大家还是摇头。

钱芸下意识地目光飘向了墨书。

墨书走过来，用日语解释：“小姐们在此聚会，不是集会。”

小队长：“聚会和集会有什么区别？”

墨书：“聚会为了高兴，集会仅是工作。我看她们在一起为了高兴罢了。”

小队长一时语塞，抓过桌上的小说，翻了几下，暗喝一声，带着书和他的部下离去。

钱芸站起来：“哎……”

子君拦住她：“算了，让他拿走。”

秋泓：“莫名其妙，什么意思也不知道。”

林间：“租界当局太软弱了，竟然同意日军到租界巡查。”

子君：“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会彻底沦陷，租界不再是‘治外法权’的‘孤岛’了。”

秋泓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他妈的！我们沦陷了。”